

蓝汉东 著



阳和月亮底下的世界

广西民族出版社

太阳和月亮

太阳和月亮

太阳和月亮底下的世界

蓝汉东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桂)新登字02号

太阳和月亮底下的世界

蓝汉东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5.5印张 106千字

1994年7月第1版 199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 7—5363—2813—3/I·733 定价：4.88元

序

蓝怀昌

春末初夏，从西部古镇金城江归来，便陆陆续续读了汉东的散文集打印稿《太阳和月亮底下的世界》，并同肖人兄交换了意见。肖人兄说：“写得好。”

我亦有同感。这是一部纯静而有价值的书，它拓宽了散文写作的路子。这些年，能静心写作，而且写出好文章来，的确不容易。当然，“面对着时下迷目五色的文学新潮，何去何从？”汉东也曾范范然，惶惶然过。于是，从鲁迅文学院首届作家班进修毕业之后，又风尘仆仆奔西北大学作家班“磨小板凳”。此时，“儿子读书，老子也读书，何苦？”其实说来，道理很明白。他早就意识到：“世界是这么大，”而父辈留给他的遗产，仅是“一本没有文字记载的书，它写在山场的野草和石头上。”

我历来注重情感，对于这本难以估价的书，唯独属于他。在这个喧嚷嚷嚷的世界里，他读着这本书，哭过。笑过。喜过。忧过。怒过。骂过。在无边无际的书页上，一个生命在运行，一个大脑在运行，一个冲动在运行，沿着“一条几乎看不清的白线线，而且大有被延伸到山中的、纵横交错的大

马路和公路所取代之势……。”因此，他成了太阳和月亮底下的世界里一个珍稀“动物”。这是这本书给他的动力和勇气。

然而，仅有这本书已远远不够用了，从小“严重的营养不良”的异场人，需要更多的血、阳光。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里，作家已无法安宁。历史总是很能折磨人，每当到了人们沸沸扬扬的议论，或报刊，或巷尾，或酒吧，喧呼着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作家便免不了被一种烦恼缠着：人生的意义，人们的相互间的关系，世界的波澜，灵魂之永生之类。

倘若说，当初那个《卖猪广告》为一代瑶民族兄弟竞相拍卖苦难，拍卖自卑，拍卖封闭后意识开始觉醒的话，而现在，作家再来铺展《太阳和月亮底下的世界》，便又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苍天总不负有心人，为她扯断了胸脯的衣扣。诚然，一个人生不能同时攀上两座山，然而抢占一个山头又何妨！从此不再局限于山崖，不再局限于白裤蓝靛衣，不再局限于喝血酒、穿没有内裤的长裙、黑手帕。作家把深刻而真实的人生推到了每个读者的面前。人生是这么一个让人着迷的东西，既伟大又渺小。但无论如何，它总是立于时代的土壤上。如果时代是一片流沙，命运也踩不着坚硬的实地。历史上的知识人，都有过感叹。记得郁达夫的小说人物在《茑萝行》中愤激地喊道——唉唉！这悲剧的出生，不知究竟是结婚的罪恶呢？还是社会的罪恶？若是为结婚错了的原因而起的，那这问题倒还容易解决；若因社会的组织不良，致使我不能得适当的职业，你不能过安乐的日子，因而生出这种家庭悲剧的，那我们的社会就不得不根本的改革了。这是作家在自己的世

界里，应有的深刻。

我自己是个渺小的人。然而，在这个太阳和月亮底下的世界里，也常常去寻求一种什么东西？我想那应该是生命的支点。抑或是一个民族生命的支点。那时，当我站在永远也长不高的山岸里的时候，生命的乳鸟从山坳上掠过，掠过，我向谁请求帮助？向谁呼救？向谁？四周是冷如铁的崖壁，神母和基督如常人一般，站在云端旁观，我无法去求她（他）们，她（他）们已经失去如我一样没有了神圣光圈。那过多的荒野，已不复灵气弥漫，所有的石山表面伟岸，而心灵虚弱而卑微。云何所来，又何所去？生命何所来，又何所往？不瞒说，为寻找答案，只得忍心让烟雾烧白了半头白发。

作家也许是这样的怪物，成天价琢磨人，让人哭，让人笑，让人喜，让人忧，让人愤怒，让人沉思。而这一切，究竟为什么，又都可以在汉东的《太阳和月亮底下的世界》里觅到。

他读了深深的山岸，那座孕育生命的古屋；读了忠诚的妻子，那个默默为他创造欢乐与忧虑的人；读了喜悦，那三个调皮如小野牛奔跑的孩子；又读了长城的砖石，西北的沙漠，仿佛才渐渐读懂了自己。因而，在《太阳和月亮底下的世界》里，便把自己的才华尽情的挥洒。这是一种艰难爬涉获得的快感。据说雅典达尔菲阿波罗神庙门廊的一块石板上有如下铭文：认识你自己……

我向来觉得认识自己，比认识别人难。自己一方面往往被别人披上一层颜料涂过的外衣，看不到实在的躯体。而自

己，常常是有意无意地给自己用美丽的色彩艳丽的服饰装点着，虚伪了自己，也虚伪了别人。那么，要写人，写自己，写人生，往往都难逃表面的惩罚。难怪世上骗子太多。

现在看来，作家为文亦好，为人亦好，倘若能脱下颜料涂过的外衣赤裸裸地露出一个真实人来，露出一个人生的自然来，露出生命的本体来，无论是在太阳底下，也无无论是在月亮底下，都会让生命与艺术显示出光环，人法地，地法天，道法自然，老子所言，不无道理。得自然之灵，便有艺术之魂。

时光流逝，生命匆匆。此时已是夏末初秋，说上几句实在话，以为序。汉东兄，你就这么写下去吧。

代 自 序

工作之余，写点小说也写点散文。小说不能企及的，散文补白；散文无法尽意的，小说发挥。两相互补，倒蛮和谐。大凡生活，有宜小说编排也有适散文尽兴的，社会、人生、大自然莫不如此。作为文学殿堂里的小说和散文，是人类精神生活中的重要篇章，自己能参与其中尝酸嗜甜，是人生一大幸。尽管结晶在纸上的文字粗陋，但身入心入，纵使不识庐山真面目，于心于身也是有裨益的。

本书结集的51篇散文，都是近年之作，多为报刊之约，兼有各类征文，长短相当整齐，每篇1500字左右，个别长者不超过3000字，面及乡村到城市。有腊肉村的香味、鼻场的韵致、山野的风情、小巷的真谛、闹市的节奏、商潮的意趣、门店的诗意、校园的青春、铁窗的滋味、文人的清苦、老者的晚唱、少者的风流。凡人生百态，生命律动，皆入视野，赋于笔端。可惜限于笔拙，存在丰富如斯，格子里亦不能丰富如斯，感到愧疚。

纸上留下的这些文字，写时均不刻意求功，全不考虑造意造境，求形求神，也不提炼什么重大主题，连一瞬之思，一滴之得也不为重要，只是觉得周围这圈世界的人事和物理

极有味道，萌动丝丝情愫，就尽笔如实写来，不掩盖，不张扬，尽量保持原汁原味。

这个世界里的每个生命，都是流动的，人哭着而来，绕了个圈无声而去。其间，劳力苦，劳心苦，为人忙，为己忙，有暴怒有温情，有张有弛有哭有笑，熙熙来，攘攘往，悠悠然，冥冥然。犹如一条昼夜不舍的河流，有江之头，有河之尾，缓缓亦有湍湍，碧波湜湜亦有惊涛拍岸，好一个太阳和月亮底下的有滋有味世界！我的笔底不能流出这个世界的丰富，仅操一个法宝：老老实实，及至每句话每个标点。有人说，实到极致就是艺术，而且是最难得的艺术，这是大智若愚。我无心考究这话是褒是贬，反正作哲人之状不起来，书卷气不起来，就选择如是，走自己的路，有嚼头又自由自在，乐之哉。

时下，商潮滚动天地，素有“清贫、清苦、清廉、清高”之称的文人精神纷纷失落，喟叹之声不绝于耳。我说大可不必，从工从农从商从文是社会分工，都是创造，各有职责，各有贡献。社会没有财富，锅里哪来鱼肉？而人类的精神是永恒的，纵有幼稚和偏激的时候，绝不会太长久。君不见，吾之区区小文见于诸报端后，竟然还有很多读者来信称奇，并报告说他们作了剪贴，集成册以便就读，说是有沈从文美文的味道。我知道这是溢美之词，并不飘然。欣慰的是，象沈从文这样的纯文学大家，如今还有人爱读，证明天地间还有文学的虔诚之徒，还有文学的绿洲和净土，还有蔚为壮观

之势，鄙人能凑到文学堆里来热闹，沾一点精神富有者之光，也不悲哀了。

是赘语，也为代叙言。

作者

1994年3月25日于金城江

目 录

序.....	蓝怀昌 (1)
代自序.....	(5)
红水河之魂.....	(1)
生与死.....	(5)
母亲.....	(8)
民间文人.....	(12)
天门.....	(15)
金城江感觉.....	(18)
昇场.....	(21)
地委大院.....	(24)
雅龙藕粉.....	(27)
腊肉村.....	(30)
河池地区高中随想录.....	(33)
干休所的老者.....	(36)
河池日报副刊部印象.....	(39)
家乡一点绿.....	(42)
中秋情思.....	(45)
十字架的体验.....	(48)
语言学家.....	(51)
小巷深深.....	(54)

山.....	(57)
水上图书馆.....	(60)
阴差阳错.....	(63)
看守所小记.....	(66)
澄江边上.....	(69)
一位作家.....	(72)
桥头苏宏根.....	(75)
母亲·母校·生日.....	(78)
弩村.....	(81)
地下河.....	(85)
独山子初读.....	(88)
西安护城河情思.....	(91)
金鑫赐笔.....	(94)
山藤摇动大世界.....	(96)
阵地上的婚礼.....	(99)
吻.....	(102)
法卡山之夜.....	(105)
边境小学.....	(108)
战地新郎.....	(111)
书祭.....	(114)
河池之恋.....	(117)
代表的发言稿.....	(121)
书魂·人魂.....	(124)
心之祭.....	(127)

我与书·····	(130)
写在《村丑》前面的话·····	(133)
我的反思·····	(140)
河池文坛骄子群·····	(143)
《风流桥轶事》后记·····	(148)
乐哉不乐哉·····	(151)
手法上的“离经”·····	(155)
塑造立体的人·····	(157)
炎黄子孙的赞歌·····	(159)

红水河之魂

水色赤红，且浑且浊，年头到年尾难得清亮一回。窄窄一条红线穿峡山谷，熊熊一江燃烧液体盘山绕岭。千亿斯年，水色不改质地不变，寂寂落落在天地间一个空槽里流淌。冬也走，夏也走，勿勿忙忙赶前程，不因人世间变故而稍停半刻，不为路途的千折百回而却步回头。河床深深，岸亦高耸。先有河床亦或先有河水？童心未改的我，常作如是思。智者则讥我：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问住了我也荒诞了我。

地表不平，大自然不公，安排它的行程极险极恶。最艰险者数中段桂西数县，轰然入桂后，一跌一落，十趑九回。一跌一个险滩，一趑一个急湾。雷公滩、鹅滩、龙滩、岩滩，令历代船工胆裂心寒；犀牛湾、盘猴湾、九公湾、七嫁湾，叫两岸子民喟天长叹。斯数滩，斯数湾，踏遍天南地北的明代旅游家徐霞客也未敢涉足，不曾留下一星半点资料。从隆林天生桥到桂平大藤峡，集国中江河险峻之最，活活留下大自然巨脚的足印。长江三峡险，也莫过于此罢了。

于桂西至桂中段，十分行程，九分则在山的世界中穿行，在岭的王国中迂回。领尽崇山峻岭之雄风尝遍环生险象的滋味。常常方悠然缓缓流动一里半里，突然江心巍峨一座

峰，未来得及思索去向，前峰已轰然作响，粉身碎骨。山不动，水分身，一半迁左，一半回右，至山后，又复原合流。一场惨烈的搏斗，一段起死回生的行程。亦或是，江中陡地飞来三座品字峰，峥嵘嶙峋。左岸，山崖如峭；右岸，峭壁垂江。绝处求生，别无选择，再一次碎骨粉身，又一次截尸分身，一截居中，一截居左，一截居右，悲呼！壮哉！惊魂甫定，又一头钻进莽莽苍苍之中，林莽遮天，苍茫盖地，苍茫之上，雾升升降降；苍茫之中，气沉沉浮浮。十尽数里，神秘秘，默默无声，疑是江隐形了，疑是河断了魂。三刻半日，又见头尾，又露江身，依然浩荡，照旧威风。

再前行，山迭迭，岭迭迭。山皆载石，岭皆负土；山生青苔，岭长绿树。倏然间，一巨石临空，突兀江面，如虎如狮，摄魂夺魄。水则从虎爪狮身下流过，幽幽暗暗，呜呜声如鬼哭狼嚎，外加两岸猿鸣、鸟声，声声悲，声声惨。纵使有悲声，纵使有叹息，依然轰轰烈烈而来，依然轰轰烈烈而去……忽而前峰受阻，自西向东，于此改向，掉头南进。整条河水，来个力的凝固力的转折。于湾里旋起一涡，荡起千圈百圈水纹，顺时针或反时针，丝丝入扣。粗看一湖平静液体，实则一江凶恶的“龙卷水”。可吞巨石，可吞舟船，千钧吸力，不知吞噬多少苍生白骨，世人无不谈虎色变。此乃红水河之力的又一象征。

极险极恶，必有极夷极善。山生树，树生水，水生荫，荫滋物，物物相生，子子息息，循环往复，无始无终。时间推移至七十年代以后，图有摧枯拉朽之力而空空白白流淌的

红水河，发生了突变，水生电，电生力，力生热，热生光，光生财，财生力……于是，国人的目光频频投向红水河，它带着一个络越民族的百代热望，向世人昭示：恶终有善时，力终有结晶，第一次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物的进化。

先是一群身着帆力布工装的男女，涉足先登红水河岸，名曰地质工作者。一柄卷尺，量尽地貌地表；一根标竿，测完远古测当今；一推尖钻，钻破土层钻岩层。而后，水电设计者来了，万千图表，集数报告，上呈下达。终于，兴建十座梯级电站的雄图，刻上了红水河的高崖，刻上了四千万子民的心坎。而后，各路建电站大军集结红水河，首聚天生桥，首战雷公滩。国内国外，黄种白种，各种国语，各种乡音，各种风俗，混混杂杂。国中，吃大蒜的山东汉，吃麻辣的川黔妞，嗜甜味的广东客，喝烈酒的桂西汉，半辣半饭的湖南佬，敏感于山水的江西老表。域外，西德、意大利、日本国、美国、碧眼金发、高鼻胸毛，西装革履，叽里咕噜。修路改道，开山劈岭，拦河砌坝，山腹引水，填坑堵洞。水泥、沙子、碎石、钢筋、钢板、钢丝，山般堆积，岭般集结。单一个厂房基坑，则耗费论亿数钢筋铁条。该感谢那个水泥发明者，水泥加水加沙子，三位一体，竟固如磐石，万代不朽。水纵有回天之力，在钢筋混凝土面前，乃俯首贴耳，彻底败北。推土机、电刨机、开山机、起重机、拖拉机、电钻、风钻、汽车、斗车，如蚁穿行，轰轰烈烈，烈烈然，十里江峡，日夜空谷足响。万千生命，共缚苍龙。

民威振，江魂动。终于一片苍凉地，巍峨一座水电城。接

下，大化电站，8台机组，终发60万千瓦，蛮荒坡岭地，又站立一座光明城。再接下，岩滩电站，装机容量110万千瓦，百米大坝正日日崛起升高；再接下，龙滩电站，400万至600万千瓦装机容量，破土动工在即。那个歌里唱：红水河有三十三道湾，三十三个滩……滩滩险，祸滩变福滩。从红水河的变迁，又孕育了我心中新的思考命题：山恶地险，则增水之力；地平坡缓，则削水之功。世间万物，是如此相生相伴啊！世人讥笑悲悲戚戚者为劣等族种，不是谬语呼！

数风流人物，一代伟人毛泽东当年曾对着黄河笑。有人说，这一笑，黄河即变千年水害为水利。此说，倘不是崇拜偶像，未免太夸张了，但一代圣人君子，面对穷山恶水微笑，不能不凿凿印证了，炎黄子孙具有蔑视一切的自信之魂。若老人家如今尚健在，肯定会面对红水河微笑。

走一趟红水河，纵使走马观花，思想是太多太多了，唯恐遗忘，兹摘记于上，不为示人，只为激励自己。